

抗战颂歌

——写在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之际

何卫东

透过八十年前的炮火硝烟
我看见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
巍巍太行
莽莽昆仑
震荡着中华儿女的呐喊
当抗日的大旗在白山黑水飘扬
侵略者吓得瑟瑟发抖心惊胆战

正义的铁拳砸碎侵略者的美梦
英雄儿女屹立在敌人面前
青山处处掩埋烈士的忠骨
苍松翠柏间,丰碑与忠骨同立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八年的全面抗战值得纪念
世界风云变幻正烽烟漫卷

四万万中国人共赴国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历经苦难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而今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
珍爱和平不忘八十年前
中国人民必将捍卫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

以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
继续踔厉奋发 砥砺前行
在发展的征程上
书写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为世界和平注入更强劲的中国力量

观《空月之歌》

黄天一

此地的月亮不酿乡愁
它碎成一首歌
光芒是原始的咒
引来无数异乡的舟

为了一块残片,守一座空梦
守墓人提着唯一的灯
与深渊的低语对证

她说,月亮是会骗人的
我走过神祇,走过铁与火
走过每一张疏离而又深刻的面孔

我是过客,是谜底的一部分
将所有破碎的光
无论是温暖,还是刺痛
都装进我异乡的行囊

夜幕低垂,白天的喧嚣渐渐悄悄褪去。这是专属于我的时刻,像一帧被温柔框住的画,装着诗歌、朗诵、冥想……不必刻意安排什么,一切都随性生长,灵魂在这时舒展成最自在的模样,任由自己一头扎进文学的经纬里。

恍惚间,我觉得这夜色里的沉醉,与二十多年前那个趴在煤油灯下读诗的冬夜,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尽管手指被冻得僵硬,却挡不住从字里行间倾泻而出的惬意思绪。

当指尖划过书页,或笔端落在纸上,那些平仄与意象便活了过来,成了可以托住灵魂的掌心。我偏爱这样的沁入,把白日里积攒的细碎情绪、一闪而过的念头,都轻轻放在字里行间。文学于我,不是高高在上的圣殿,而是一方厚实的沃土。少年时读“春风又绿江南岸”,只觉字句里藏着满纸的新绿。如今再品,才懂那“绿”字里裹着的,是半生漂泊的乡愁。

根系在时光里舒展,是从这沃土中汲取着越来越沉的养分——它有清晨露珠的清亮,是初读时的惊艳;有深海暗流的深沉,是历经世事后的回甘;更有春日繁花的艳丽,是无论年岁几何,有藏不住的心动。

就像此刻,窗外的夜色是墨蓝的,偶尔有星星亮起来,像不小心撒落的碎钻。我想起那些跨越了岁月的颜色:童年墙根那丛野菊的黄,二十岁在异乡街头撞见的月季红,去年深秋在山涧看见的溪水蓝……这些色彩在记忆里流转。忽然间,我明白了,人总要有些热爱的东西,像灯塔一样立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才能在寻常日子里看见光。而文学,恰是能把这些光都收进来的容器,让它那些散落在车轮里的美,有了可以栖身的形状。

因为爱世间的美好,才如此痴迷地拥抱文字。这份热爱是执着的,带着不管不顾的热烈,连平日子里对色彩的偏爱,都淡出了我的视野,仿佛只有文字才是在稀薄的空气里必不可少的氧气。

今晚的餐桌上,是一碗南瓜粥。南瓜的翠绿在小米的浸润里晕开,墨绿的瓜皮像块剔透的玉,静静卧在瓷碗里;旁边一盘南瓜秧,带着刚从菜园摘下的清新鲜活。南瓜的清香在舌尖缠绕,是那种不张扬却绵长的味道——就像小时候母亲煮的甜粥,也像在农家院喝到的热汤。我喜爱南瓜的软糯香甜,像极了此刻心里涌动的思绪,温润而芬芳。

啊,原来生活里的文字气息,从不是刻意地寻来,它就藏在一瞥眼、一转念、一张嘴的一瞬间,藏在岁月漫过的每一道痕迹里。

我在想,把日子过得富有诗意,大抵就是这样吧。让每一个寻常瞬间都沾染上文学的气息,像把散落的丝线织成热烈的绸缎,把琐碎的片段缝成美丽的花衣裳。它可以是少年时读过的某句诗,中年时尝到的一碗粥,老年时想起的某个句子,入口时是生活的本味,回味时却是文字滋养过的醇香。

夜还长,茶还温,手指尖还在屏幕上跃动。我与文学的私语,从多年前那个冬夜开始,到此刻,仍在继续……

河南油田

慰问抗战老兵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来临之际,8 月 26 日,河南油田开展走访慰问抗战老兵活动,为老兵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章”,并致以崇高敬意与诚挚问候。

慰问人员来到 95 岁的老兵据松林(右)家中,与佩戴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纪念章”的据松林促膝交谈,仔细询问其身体与生活状况,感谢他们保家卫国及为石油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一旁摆放着鲜艳的鲜花和慰问礼品,传递出对老兵的崇敬与关怀,更彰显着红色精神的赓续传承。

乔庆芳 杨冰松 摄影报道

食堂的“秋香”

王晗

开饭的时间到了,食堂里人影晃动。窗口很快排起长队,工人们鱼贯而入。他们大多穿着洗得发硬的深色工装,脸上带着劳作留下的疲惫,眉梢眼角,甚至脖颈的纹路里,还嵌着洗不尽的煤屑印痕。然而当那盛满秋实的粗瓷大碗递进手里,沉甸甸的热度透过碗壁烫着掌心,一股暖流仿佛顺着胳膊直抵心窝。那些疲惫的脸庞便松弛下来,眉宇间沾上了烟火气,也染上了饭菜的热乎劲儿。饭桌旁,碗里是炖得酥烂的萝卜肉块,金黄粉糯的南瓜,还有堆得冒尖、油亮亮的炒土豆丝。汉子们围坐,大口吞咽着,齿间是秋菜的清甜,舌上是油水的丰腴。泥土深处积蓄的滋味,此刻正默默化开井下积攒的寒气与辛劳。白居易笔下“力尽不知热”的农人辛苦,于他们,成了“汗尽不知寒”的矿工日常。这满口的秋粮,便是大地对滚烫汗水最踏实的回应。

这食堂的烟火气,还流淌着一种温情的延续。待堂内喧嚣稍歇,窗口又聚起另一支短队。轮休的或上井稍晚的矿工,提着自家的铝饭盒,安静地等着。掌勺师傅对这些面孔熟悉得很,勺子沉下去,捞起满满的菜,用力压实,再添上一勺浓稠的菜汤,汤几乎要溢出来。接过这沉甸甸的饭盒,盖子盖紧,外面裹上厚厚的毛巾保温。他们提着这份温热走出门去,身影融入渐浓的暮色——这小小的饭盒,盛着的岂止是饭菜?分明是即将点亮另一处灯火的暖意,是井上井下之间默默传递的体恤。

暮色四合,灶火渐熄,但那由新挖的土豆、霜打的白菜、黄熟的南瓜共同煨出的秋日滋味,却仿佛依旧固执地弥漫在空气里。这滋味是泥土的馈赠,是炉火的点化,最终化入矿工粗瓷大碗的实在与铝饭盒的温热中。“秋香”二字,其意深长:既是食物朴素的芬芳,更是生活粗粝之下汩汩流淌的暖流。矿工们咽下这秋日的丰足,如同咽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慰藉。它从舌尖暖到肺腑,生出抵御地底深寒与漫漫长夜的力气——这力气,便蕴藏在每一口饭菜的温热里,无声而坚韧。

井巷深处的歌声

胡世军

实际从清晨离家到下午归来,常常要耗费十多个小时。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井下恶劣的工作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时常感到难以言喻的压抑与惶恐,不知自己能坚持多久。

某个下井日,作为新人的我又被班长“特殊照顾”:不仅要背负沉重的工具包,还被要求额外携带几根锚杆机杆子。坐在井下乘人车(专供矿工通勤的小型轨道车)上,委屈与愤懑在胸中翻涌:全班十几号人,为何独为难我这个新人?心情沉重得仿佛坠入无底深渊。

正当思绪纷乱之际,一阵清亮的歌声突然穿透幽暗的巷道。循声望去,隔了两节车厢处,一位比我年轻的矿工正忘情地歌唱。他唱的是杨培安的《我相信》:“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那歌声在寂寥的巷道里激荡,像一束光照进心底。向同车工友打听方知,这位歌者竟是某高校毕业主动选择井下工作的大学生,不仅业务出色,更是有小名气的业余歌手,屡次在歌唱比赛中获奖。

这个发现让我深受震动:论学历我不及他,论才艺更是相去甚远,他都能在井下绽放光彩,我为何不能?自那以后,我重拾信心,不仅认真完成每班工作,更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笔,用文字记录矿工生活的点滴。当第一篇散文在矿区小报发表时,那种喜悦犹如在黑暗中看见花开。我终于懂得:生活固然有眼前的艰辛,但只要我们愿意仰望,永远能看到属于自己的星光。

悼母亲

谢立君

母亲离开我已经几天了。她没走的时候,因为种种琐事,我常常跟她发脾气;她走了,那些琐事又都变成了回忆,我又很后悔曾经跟她发过脾气。

母亲叫赵桂芹,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名字也是北方常用的。北方人起名字,就是图方便,没有什么文化内涵。母亲名字普通,事迹也曾通,一辈子就知道辛辛苦苦地劳作,勤俭持家,没享什么福。

母亲四年前得了脑出血,抢救过来后就留下了后遗症,从此以后只能做小范围的活动,比如从炕上挪到坐便椅上,然后再挪回炕上。但即便是这种小范围活动,有时也做不了,比如在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她就会“耍赖”,让父亲抱她,因此我常常跟母亲“讲道理”。不为别的,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伺候母亲的活儿全靠父亲,父亲脾气又不好,母亲如此“耍赖”,我估计早晚会让父亲烦恼,那可就麻烦大了——其实是我多虑了,一直到母亲走,父亲都把母亲照顾得很好。

即便我磨破嘴皮子跟母亲“讲道理”,可

母亲依旧有时候要“耍赖”,现在想想,那时她是真的难受啊!

记得小时候,因为我残疾的缘故,父母在我身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后来因为身体恢复无望,父母开始投资我的教育。那时在镇上读书,我学过美术,试着给报纸投过稿,有一个“作家”梦,学习也还算努力。每每我有一点成绩,母亲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如今想来,她是多么盼望她这个大儿子能有一点出息啊!后来我学了医,成为一名乡村医生,浑浑噩噩在农村待了几十年,总觉得自己愧对母亲的期望,感觉自己的人生很失败。而母亲却更加勤俭了,她是怕这个儿子将来受苦,所以在用自己的健康给儿子换养老钱。

母亲很善良,平时为了防止杀生,我家很少养鸡鸭鹅狗这些小动物,母亲说鸡鸭鹅最后都是要被杀的,狗狗跟人感情相处深了,一旦狗狗离开,就会很痛苦。现在想想,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爱别离苦”她是懂的。

母亲是 8 月 4 日早上突然昏迷不醒的,她发出的最后一条微信是 8 月 3 日晚上给我

远去的吆喝声

关天祥

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许多曾经熟悉的声音都渐渐消失在了岁月里,那一声声饱含着生活气息的吆喝声,便是其中之一。每当忆起,心中总是涌起无尽的温暖与惆怅。

小时候,生活的村庄还弥漫着古朴的气息。清晨,阳光如丝缕般洒在青石板路上,“磨磨子嘞——戥菜刀”的吆喝声便会准时响起。那声音高亢而悠长,仿佛能穿过每一条幽深的小巷,钻进每一户人家的窗户。只见一位老师傅,肩上扛着一条长凳,凳子上挂满了各种磨刀的工具,不紧不慢地走着。他的吆喝,像是一种唤醒,让整个村庄从沉睡中渐渐苏醒。大人们听到这声音,便会找出家里的剪刀和菜刀,拿到老师傅那里去磨。孩子们则围在一旁,好奇地看着老师傅熟练地摆弄着工具,刀刃在磨石上摩擦出的火花,在我们眼中就像奇妙的魔法。

随着日头升高,“卖冰棍儿——奶油冰棍儿,豆沙冰棍儿”的吆喝声又会在街头响起。这吆喝声,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甜蜜的诱惑。一听到这声音,我们便会迫不及待地跑回家,向大人要上几分钱,然后飞奔到自行车前,看着大叔从箱子里拿出冰棍儿,撕开包装纸,那丝丝凉意和甜甜的奶味道瞬间在口中散开,仿佛整个夏天都变得美好起来。

到了傍晚,“收破烂儿嘞——废铜烂铁、旧报纸、塑料瓶子”的吆喝声又会响起。收破烂的大爷摇着铃铛,推着一辆嘎吱作响的三轮车,缓缓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家家户户的人们便会把积攒了一天的废品拿出来,卖给大爷。而我们这些孩子,有时也会跟着大爷的三轮车跑上一段路,听着那清脆的铃铛声和吆喝声,感受着生活的质朴与真实。

还有那“冰糖葫芦——酸甜可口的冰糖葫芦”的吆喝声,总是在庙会或集市上响起。卖冰糖葫芦的小贩举着一大把冰糖葫芦,走在人群中,那一串串红彤彤的冰糖葫芦,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让人垂涎欲滴。这吆喝声,仿佛带着一种节日的喜庆,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忍不住露出笑容。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这些熟悉的吆喝声渐渐远去了。那些曾经走街串巷的小贩们,也渐渐消失在了街头巷尾。曾经热闹的小巷,变得安静了许多,只剩下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和人们匆匆的脚步声。

但那些远去的吆喝声,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它们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是乡村风情的独特符号,是生活最本真的旋律。它们见证了那个简单而又快乐的时光,承载着我们的欢笑与梦想、温暖与感动。每当回忆起这些吆喝声,眼前就会浮现出那一幅幅生动的画面:青石板路、老旧的房屋、热闹的集市,还有那些充满笑容的脸庞。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些东西注定会渐渐远去,但它们所留下的美好记忆,却会永远熠熠生辉。远去的吆喝声,是我心中永远的歌。

潮頭文學

龍虎書局